



高眉低看

谭作春：丹青铸魂续写千年文脉

张学勇

仲秋的霞光为合肥绿园小区画室的宣纸镀上碎金纹路时，我随张守福馆长轻叩谭作春先生的艺术圣殿，巧遇刘加莹书记在场。这位“庐州篆刻”非遗传承人执笔的手腕正牵引着三尺羊毫在澄心堂纸上游走，青筋隐现的右手时而若惊鸿点水，时而似古松盘虬，笔锋转折间吞吐山河气韵。玛瑙杵在青瓷钵中研磨孔雀石，碎玉声里渐次析出敦煌壁画般的绚丽霞光，调色之道已臻化境。左手指尖抚过冰弦瑟瑟般的笔杆，右腕起伏如驭八骏追风，当最后一缕石黄在生宣边际洒开时，画案前似有松风穿堂，丹青妙谛令观者屏息。

笔锋游走处暗藏天地玄机：斧劈皴似巨灵开山，劈出青石铮然肌理；披麻皴若天女散丝，织就绢帛流云纹路；米点皴如星坠平野，焦墨苔痕跃然欲动；折带皴若蛟龙隐现，枯笔飞白间似闻鳞甲铮鸣。中锋入纸墨分七彩，侧锋扫过处竹纤维托举石黄如捧日月，破锋沙沙声应和着徽州古调的韵律节拍。哥窑笔洗泛起的涟漪中，倒映着先生凝神运腕的身影，恍若新安画派历代宗师魂归画案。

这位1967年生于庐州翰墨世家的艺术家，血脉里流淌着新安画派的千年基因。少年时揣着临摹萧龙士的《荷塘清趣图》，踏着徽商故道的青石板叩响艺术之门。在松烟氤氲的画室里，九旬宗师为其习作补缀游鱼新荷，题跋“香远益清，鱼跃于渊”的墨迹，至今仍珍藏在文山堂檀木匣中。

晨光初透雕花榻扇时，少年已在丈二匹宣纸上摹写浙江《黄山图》；暮鼓三通后，仍执牛耳毫点染云山。宗师衣钵终成薪火，其山水构图深谙“三远”真谛：高远若苍龙探海，深远似太虚藏真，平远如瑶台览胜。宿墨渗化时云涛翻涌，焦墨勾勒处峰峦叠嶂，古法传承与时代创新浑然天成。

世纪之交的淬炼铸就扛鼎之力。其山水造境既有荆关焦墨的铮铮铁骨，又得倪黄淡彩的空灵神韵，宿墨渗化时恍闻云涛雷鸣，矾水积染处似演绎文人雅意：藻井彩

绘以退晕技法勾描虹霓，榻扇木雕借“三远法”铺陈江山，终成《徽派建筑装饰纹样考》传世经典。

岩彩巨制《云深不知处》中，青金石琼浆经牛角刀层层堆砌，底层蛤粉若银河倾泻，中层青金似暮色苍茫，表层金箔如星斗列阵，每寸画面随光影流转幻化七重霓彩。画卷展开时，矿物颜料在光线下折射出千年敦煌的绚丽，又透出徽州山水的氤氲水气，时空在此刻交融成永恒的艺术之光。

《黄山烟云》以宿墨挟风雷之势横扫六尺宣，渴笔现松鳞之姿细描山径，泼彩处烟霞自在流转，笔尖游丝竟似琴弦轻颤。既承渐江遗韵又开时代新境，其篆刻艺术刀笔合一，“烟云供养”印融皖派切玉之冰魄与浙派碎刀之沧桑，边款铁画银钩字字生莲，中国美协誉之“大巧若拙，法度天成”。金石与笔墨的对话间，分明听得见新安江畔百代文脉的绵长呼吸。

在文山堂传承基地，谭作春执螭纹镇尺亲授古法：浅绛山水赭石与花青交融，侧锋扫出山体阴阳，中锋勾勒楼阁参差，点苔如陨星坠地，渲染似太虚幻境。朱砂经水飞法淬炼的工序，恰似收天地精华于方寸；宣纸历万次捶打的工艺，令每张素楮沉淀时光精魄。当弟子们研墨至深夜，先生常在月洞窗前以指代笔，于青砖地上默写《芥子园画谱》章法，月光将他的身影投射成水墨长卷，与墙上悬挂的历代名家真迹交相辉映。

甲子轮回铸就的艺术丰碑，在2024年新春展中璀璨生辉。《黄山烟云图》以焦墨皴擦洪荒伟力，《二十四节气组画》用刀石交响时光韵律，《大别山居图》使水墨岩彩对话千年文明。画案未干的《新安江胜览图》静待铃印，笔锋残留的矿物色在晨光中流转，恰似永不落幕的丹青史诗，续写着中华美学的时代华章。展厅穹顶下，古法装裱的丈二匹山水长卷徐徐展开，观者仿佛置身徽州古道，听得见松涛与刻刀的共鸣，看得见千年文脉在笔墨间流转重生。

本版配图 / 谭作春

列车行驶在江淮平原上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平原上的庄稼地，像棋盘一样铺展开。有的地里，庄稼刚收割过，裸露着新鲜的黄色；有的地里，才刚种上油菜苗，泼洒着嫩嫩的绿色。

我向来喜欢欣赏路上的风景，每次乘车旅行，都会特意选择靠窗的座位。邻座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，中山装，老花镜，灰白头发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安安静静地阅读。

车厢广播里，不时传来温柔的女声提醒：“各位旅客，请不要在车厢内大声喧哗，同时请您调低手机音量……”可无论怎么吵闹，我身边的老先生，始终专注于他手中的书，仿佛是那书本上的文字，筑起了一道隔音墙，将所有的喧闹挡在了外面。

老先生专注的神情勾起了我的好奇，我悄悄瞟了一眼，没看清书名，便又弯下腰，从下方偷看书封。

“是熊培云的《自在高处》。”老先生把手中的书翻了过来。

“这本书很好看吧，您看了一路，没停过。”被老先生看穿了意图，我脸上发热，慌忙找话掩饰。

老先生笑了笑：“还行吧，旅途漫漫，若不找本书看看，脑子里可就要长荒草喽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，这满车厢的人，就您在看书啊！”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这听起来像抬杠，可我本意是想表达钦佩的。

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吧！”老先生并不计较，目光转向窗外的田野，“我这脑子啊，就像这窗外的田野，你要是不给它种上点儿庄稼，它可就要长满荒草啦！”说得太好了，我在心里为老先生这句话鼓起了掌。

相比于车厢里的其他人，老先生确实显得有些孤僻。可那些刷小视频的、大声说笑的、呼呼大睡的，还有像我这样望着窗外发呆的，几个小时的旅程过后，我们的脑子里又留下了些什么呢？而老先生一路认真地看书，书中的文字如同一颗颗种子，在老先生心里生根发芽，成长结果，让老先生的旅途有了丰饶的精神田园。

时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，它以同样速度在流淌。如果你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发时间，那脑子里长出的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荒草。反之，如果你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利用时间播种希望，那就等于把你的脑子变成了一片生长着茂盛庄稼的田野。

老先生的目光，从窗外的田野回到了书本上。我再次看向窗外，此时的江淮平原，丰收的黄色刚刚谢幕，嫩嫩的绿色即将登场。



浮世绘

在脑子里种上庄稼

彭涛